

「學生作家培育計劃」2025/26 學年

學生作家徵文比賽

高中組優異獎

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四年級 曾曉琳

經過這件事，我才明白到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」的道理。試撰文一篇，記述事件經過，並抒發體會。

孔子有云：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自省也。」我曾以為，所謂「賢」，定然是司馬遷這樣忍辱負重的史聖、又或者岳飛那般精忠報國的英雄：活在墨跡或講義中，多麼遙不可及。至於「自省」，興許是失敗後內心一句「下回努力」吧。直到那暮春的下午，一場文學講座，卻讓我親眼看到那賢與不賢，更看清自己的懶惰浮躁。

那是個周五的下午，同學三三兩兩走向校門，校園比起平日多了些假期特有的雀躍。唯禮堂前的安寧，顯得格格不入。我選擇回校出席講座，絕非是出於對文學的熱愛，不過是學習紀錄冊上「課外學習」的欄目實在空蕩，為評分著想只好勉強出席。當然，我並非心甘情願、滿面熱情地投入，只是圖個出席率罷了，反正講座長達數小時，還不如趁此補補眠、和朋友線上聊聊天……應該不至於難熬。至於導師詳談些什麼，記個標題應付功課便好。

禮堂大門虛掩著，推門而入時，便看見講臺投影幕布正播著《史記》的書影，從五帝本紀到項羽本紀，一行行隸書蒼勁有力。台下座位並未有坐滿、狀態倒與我差不多，插科打諢、沒個正型。我掃了一圈，徑直走向後排最角落的座位——當然為了能躲開老師的視線，免去睡熟時被叫醒的難堪。



講座準點開始，主講的是位退休教授，聲線極沉穩，娓娓道來：「司馬遷寫史記，比起歷史，反而更是想書寫一種精神——是『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……』明明是珍貴的學習機會，我卻視野模糊，止不住犯睏。按經驗而言，此時我該用螢幕亮光和遊戲提提神，我也確實這樣做了。在網絡世界沉迷二十多分鐘，眼眶亦開始發酸。一抬起頭來，原本在前排作遮擋的同學都睡得七七八八，倒成一片，留下一道明晃晃的背影。

我眯起眼，終於認出這端正筆直的人——修端。我們並不熟絡，只是在校內遠遠見過幾面，知道這號人物。他板直地坐著，微低下頭顱，正快速在自備的筆記上寫寫畫畫，認真得彷彿連講者的小玩笑都要記錄在案。我有些想笑，暗道修端的模樣滑稽。不過是用來湊時數的講座，哪需要這麼費力不討好？四周同學態度隨意，睡覺的睡覺、閒聊的閒聊，只他一人盯着講台，顯得既老派又死板。我繼續低頭盯著手機，試圖將注意投到手上的訊息裏——眼角卻不受控地瞥往那挺直的背影。

教授的嗓音淡淡，我仍未有刻意聆聽，卻飄進耳裏：隱約聽見幾句有關「態度」、「堅持」的話。我依舊沒甚感觸，只是漸漸地，心中嘲笑的念頭淡了下去。

我看看四周，大家都和我一樣、正擺出漠不關心的架子，唯有修端，始終安靜聽著、筆錄著……穩穩當當，心無旁騖。我收回探尋的目光，依然擺弄著手機，不知為何，嘲弄的心思像被風吹了個乾淨、剩了些說不清、道不明的不自在。

過了一會，我倒開始有點坐不住，螢幕的光亮忽地刺眼起來。我只把螢幕調暗、不再去看，最後甚至把手機完全收起，就相當於認錯一般。

此時我才聽得進幾句教授的話。他說，做成一件事不見得要偉大，但起碼得對得住自己所費的時間。只是句輕巧的話，卻如石子投湖，在我腦海中輕盪一下。再次望向修端，他亦未做什麼偉績，只是做了件普通不過，

卻能予人尊重的事——專注。可是這等小事，我卻沒法做到。方才覺得修端的模樣滑稽，但此刻我才驚覺，真正滑稽的，是我才對。

我慢慢把手機塞回書包，拉上拉鍊。我知道，有什麼東西在此刻悄然改變了。我昂起頭、挺直背，不再心不在焉、亦不再偷偷嘲笑，只是帶著微微發燙的臉頰，享受這份遲來的寧靜。

那日，我沒聽懂有關《史記》的大道理，那位同學，沒說一句教導的話，卻用一整場的專注叫我看見浮躁之外，另一種更穩重、誠懇的模樣，更叫我明白「賢」絕不遙遠、「不賢」也非大奸大惡。見賢思齊而不嘲笑嫉妒；見不賢，自省而不追隨……自此，我終於領悟了這句話。

評語：透過一場演講中的觀察，反思自己的不認真與同窗的專注，小中見大，反思深刻。